

江家王羽集



出版社齊寶華

江家

印

朱

崇寶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扇集 / 吴昌硕等绘.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003-1173-7

I. ①名…II. ①吴…III. ①扇画—中国画—作品集
—中国—现代②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6239号

策 划 刘尚勇 金 岩
主 编 金 岩 徐文治
责任编辑 李 娟
审 读 江金照
责任印制 孙 行 毕景滨
装帧设计 李 薇
图片摄影 张英才

名家扇集

出版发行 荣宝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宣武区琉璃厂西街19号
邮 编 100052
制版印刷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2
印 张 18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1500册
定 价 320.00元

舒卷清风 丹青怀袖

中国扇史源远流长，《晋书·王羲之传》即有羲之书六角扇的记载。《南齐书·何戢传》载：“何戢为吴兴太守，颇好画扇。宋孝武赐戢蝉雀扇，善画者顾景秀所画。时吴郡陆探微、顾彦先皆能画，叹其巧绝。”说明早在六朝时期中国书画家已开始在扇面上写字作画了。从宋元扇面书画实物的流传来看，以绢本团扇为多，而折扇到明时方大放异彩，并盛行至今。

殊方异物被仁风

折扇，宋时自日本、高丽舶来异域方物，史料记载大略一致。《宋史》卷四九一《日本传》记载僧人裔然贡奉之物：“又一合纳参议正四位上藤佐理手书二卷，及进奉物数一卷、表状一卷。又金银莳绘扇筥一合，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其中进奉诸扇即日本折扇，扇面用木料制作者为“桧扇”，用纸料制作者为“蝙蝠扇”，时人称之为“倭扇”。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此类折扇云：“上画本国（高丽）豪贵，杂以妇人、鞍马，或临水为金沙滩暨莲荷、花木、水禽之类，点缀精巧，又以银泥为云气月色之状，极可爱。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近岁尤秘惜，典客者盖稀得之。”“倭扇”自日本传入高丽，又经高丽改制，贡入中土，可以说折扇大约同时从日本和高丽传入中国，或为贡品，或为“私觌之物”。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六记载：“世南家尝藏高丽国使人状数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国遣使知枢密院事李资德，副使尚书礼部侍郎金富澈至本朝谢恩进奉。私觌之物，则幞头纱三枚、松扇三合、折叠扇二只、白铜器五事而已。”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彼（高丽国）使人每至中国，或用折叠扇为私觌物。”

与此同时，市场上已开始有舶来折扇出售，江少虞《宋事实类苑》卷六〇《日本扇》称：“熙宁末，余游相

国寺，见卖日本国扇者。琴漆柄，以鸦青纸，厚如饼，揲为旋风扇，淡粉画平远山水，薄傅以五彩。近岸为尽芦衰蓼，鸥鹭伫立，景物如八九月间。般子舟渔人披蓑钓其上，天末隐隐有微云飞鸟之状。意思深沉，笔势精妙，中国之扇画者，或不能也。索价绝高，余时苦贫，无以置之，每以为恨。其后再访都市，不复有矣。”由于初为贡品，时人多珍视之，诚如吴莱《渊颖集》卷二《东夷倭人小折叠画扇子歌》所云：“殊方异物须陈廷，富贾巨舶窥天星。”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已开始吟咏折叠扇。如苏辙《杨主簿日本扇》诗云：“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但执日本扇，风来自无穷。”华镇《云溪集》卷九《高丽扇》：“排筠贴楮缀南金，舒卷乘时巧思深。何必月团裁尺素？自多清爽涤烦襟。挥来振鹭全开羽，叠去栟榈未展心。利用已宜勤赏重，更堪精制出鸡林。”黄庭坚《豫章集》卷九《谢郑闳中惠高丽画扇》：“会稽内史三朝扇，分送黄门画省中。海外人烟来眼界，全胜博物注鱼虫。”贡性之《南湖集》卷下《倭扇》：“外番巧艺夺天工，笔底丹青智莫穷。好似越裳供翡翠，也从中国被仁风。”吴莱《渊颖集》卷二《东夷倭人小折叠画扇子歌》：“东夷小扇来东溟，粉笺折叠类凤翎。微飙出入挥不停，素绘巧艳含光莹。银泥蚌泪移杳冥，锦屏罨画散红青。皓月半割蟾蜍灵，紫云暗笼鲛鱼腥。徐市子孙附飞舲，裔然家世杂焚经。文身戴弁旧仪形，对马绝景两浮萍。殊方异物须陈廷，富贾巨舶窥天星。祝融嘘火时所订，岛滨卖箑送清泠。白龙浸皮暑欲醒，玉阶涵水夜扑萤。蓬莱仙人降辎輶，扶桑茧丝结彩铤。祖洲芝草酿绿醕，穹龟巨鼋动遭刑。海神惜宝轰雷电，鄙夫卧病临虚扃。蒲葵百柄称使令，冰浆蔗液但满瓶。石榻被发气自宁，新罗一念终飘零，涂修雉尾吾何铭。”对舶来之品极尽赞美之辞，同时也反应了当时

舶来折扇的绘制情形，对认识考察后来仿制折扇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然自宋迄元，折扇在中国并没有成为世人日常使用之物。明张弼《张东海集》中记载：“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当时讥笑之。”高士奇《天禄识余》亦有“（折扇）仆隶所使，取其便于袖藏，以避尊贵者之目”之记载，可见至少到元末，世俗社会对于折扇尚未认可。

中国仿制“折扇”，最早应该在北宋后期。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宋人用折叠扇，以蒸竹为骨，夹以绫罗，贵家或象牙为骨，饰以金银，盖出于高丽。”《画继》卷一〇：“又有用纸，而以琴光竹为柄，如市井中所制折叠扇者。”所谓“市井中所制折叠扇者”也即中土仿制之品了。

在当时，画家也已经开始用折叠扇作画，留存至今的南宋无名氏绘《柳桥归骑图》当为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折扇画实物了。1978年江苏武进出土的南宋戗金黑漆奁盖上绘有执折扇的仕女。由此可见，南宋时期，由日本、高丽舶来的折扇已经在中国开始生根发芽，并且已经开始了对这一新的形制本土化的改制。

至明代，尤其是明洪熙后，折扇开始流行。“明永乐中，朝鲜进折叠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亦谓之撒扇。”“自内传出，遂遍天下。”“定制每年多造重金者进御，一面命待诏书写端楷，一面命画苑绘画工致，预定五月一日进呈，以备午日颁赐嫔妃宫女。”（清刘廷玑《在园杂志》）永乐年间成为折扇流行的一个转捩点。此后，折扇便成为了艺术创作和匠人竞技斗巧的载体，日渐精致艺术化了。

笔底丹青智莫穷

折扇自传入中土开始，便与书画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前引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上画本国（高丽）豪贵，杂以妇人、鞍马，或临水为金砂滩暨莲荷、花木、水禽之类，点缀精巧，又以银泥为云气月色之状，极可

爱。”邓椿《画继》卷一〇：“又有用纸，而以琴光竹为柄，如市井中所制折叠扇者。但精致非中国可及，展之广尺三四，合之止两指许。所画多仕女乘车跨马、踏青拾翠之状，又以金银屑饰地面，及作云汉、星月、人物，粗有形似，以其来远，磨擦故也。其所染青绿奇甚，与中国不同，专以空青海绿为之。近年所作，尤为精巧。”北宋徐兢使高丽，归来记述见闻作《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画折扇，金银涂饰，复绘其国山林人马女子之形，丽人不能之，云是日本作，观其所馈（绘）衣物，信然。”早期的贡扇激发了中国书画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方寸之地开始成为艺术家驰骋艺术才华的崭新天地。

同时，早期舶来品多以金银涂绘，这一现象在后来的扇面制作中被工匠们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了。后来的折扇扇面用纸多用“金笺”，即泥金、冷金、洒金、金花等等，其实可视作折扇在仿制过程中对“金银涂绘”的改良加工。明谢肇淪《五杂俎》：“吴中泥金，最宜书画，不胫而走四方，差与蜀笺埒矣！”中国的艺术家在绘制传统团扇的基础上开始了在折扇上的艺术创作。扇面书画逐渐在传统的书画创作形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并且逐渐成为了深受士大夫及收藏家喜爱的别体之制，逐渐进入士大夫的审美视野，与士大夫寄情言志的诸般雅趣合流，在折叠扇上挥洒翰墨遂蔚成风气。

折扇上挥洒翰墨殊非易事，褶痕高低不平，章法亦难安排。明汪珂玉《珊瑚网》卷二三引祝枝山语：“书聚骨扇，如今舞女在瓦砾堆上作伎，飞燕玉环亦减态矣。呵呵。”“呵呵”二字似乎是带了几分新鲜感的得意。

扇面高长比约为1:2.9到1:2.6，为非圆非方的特殊形制，由于其近距离赏玩的特殊功能，因此扇面书画对艺术家来说，在创作上拥有了更大的挑战性和新鲜感，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艺术家的发辉提供了独特的创作快感。其创作不同于屏条册页，构图既要考虑扇面的特殊形制，同时又不能为其形制所囿，不可臃塞沉闷，“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方为鹄的。林散之先生《论画》中“无限秋山

寒几点，多情老木笔三叉。”诚为甘苦之言。

排筠贴楮缀南金

折扇进入士大夫的艺术世界后，其实用性逐渐让位于雅玩鉴赏功能。故而，折扇除书画的艺术鉴赏性之外，组成折扇的扇骨也逐渐得到了时人的关注。

北宋时期舶来的高丽折扇在扇骨的制作上已经非常精美。“排筠贴楮缀南金”（华镇《云溪集》卷九《高丽扇》），“倭扇以松板两指许砌叠，亦如折叠扇者。其柄以铜麝钱环子、黄丝绦，甚精妙”，“近年所作，尤为精巧”（邓椿《画继》卷一〇）。诸类记载已可见一斑。而中土最初的仿制，扇骨尚很简陋，“其始不过竹骨、茧纸薄面而已”（明刘若愚《酌中志》）。其后，随着折扇蔚成风尚，在扇骨上的竞奇斗巧便多了起来。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载：“宋人用折叠扇，以蒸竹为骨，夹以绫罗；贵家或象牙为骨，饰以金银。”金章宗完颜璟《蝶恋花·聚骨扇》所咏：“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绦更结同心扣。”更是一派皇家气象了。到明代成化间，因了士大夫的兴趣喜好，在扇骨上雕刻加工开始成为时尚。虽然众多的扇骨制作匠人未能留下名讳，但幸存的有记载的几位已大可代表此一时期的时代风尚和技艺水平了。在南京活跃着竹刻兼治扇名家李昭、李赞、蒋诚，明周晖《金陵琐事·良工》称：“李昭、李赞、蒋诚制扇骨极精工。”此外尚有不知籍贯之马勋。其中李昭折扇以尖头为尚，人称“李尖头”“荷叶李”，其扇“不数骨，坚厚，无洼窿，挥之纯然”（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记》），“旧京扇贵李昭骨”（清汪士慎《香祖笔记》）。马勋则为圆头，人称“马圆头”，其制“圆根疏骨，阖辟信手”，“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

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明张岱《陶庵梦忆》）苏州方家以方头得大画家文徵明青睐，以至非方头扇不绘。

正德年间苏州刘永晖以阔板竹骨延誉。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沈德潜以正德中吴人刘永晖所制阔板竹骨扇一柄赠予，曰：‘扇工虽琐细，然求如此浑坚精致者，其法绝矣。’”

“李昭、李赞、马勋、蒋三、柳玉台、沈少楼诸人，皆高手也。”“沈少楼，柳玉台，价涨至每柄一金；而蒋苏台制作扇骨尤称绝技。一柄价三四金，治儿争购，如大骨董然，亦‘扇妖’也。”（《万历野获编》）

张大复曾记亲见柳玉台制扇，“手削竹如风，聚竹称之，轻重正等，不差杪忽”。明陈贞慧《秋园杂佩》说：

“其折叠扇自永乐朝鲜贡始，始颁其式。洪宣间，扇名于时者，尖根为李昭，马勋为单根圆头。又方家制方，相传云：‘文衡山非方扇不书。’川扇、弋扇以地著，后又有蒋三苏、台荷叶、李玉台、柳邵明，若李文甫、光翟、濮仲谦，雕边之最精者也。远者百余年，近亦四五十年物，即一扇之制，而精坚脆薄其为升降也具矣。”

刘永晖后濮阳仲谦以水磨竹为士夫雅嗜。“苏州濮仲谦水磨竹器，如扇骨、酒杯、笔筒、臂搁之类，妙绝一时。亦磨紫檀乌木象牙，然不多。或见其为柳夫人如是制弓鞋底板二双。”（刘鑑《五石瓠》）天津艺术博物馆尚存有其水磨竹刻扇骨两件，洵为天下奇珍。

其后，李文甫耀以竹刻花草独擅，沈少楼亦为时人所好。

有清一代，潘西凤因郑板桥一诗为人所知。《郑板桥集·诗抄·潘西凤》：“字桐冈，人呼为老桐，新昌人。精刻竹，濮阳仲谦以后一人。年年为恨诗书累，处处逢人劝读书。试看潘郎精刻竹，胸无万卷待何如！”据说郑板桥曾同潘西凤合作扇骨创作。同治时代，浙江蔡照擅竹刻，因与任熊私交颇笃，曾把任熊小品百幅刻在一百把折扇骨上，花卉、山水、仕女、佛像弥备，可惜散佚已久，难睹丰神了。清末赵之谦刻扇骨亦有令名。

20世纪治扇名家麇集京华，蔚成壮观。阳文皮雕、双刀深刻皆有成就。高心泉、张志愚颇享盛名。其时金北楼、金东溪、金西崖兄弟合作，遂成艺林趣事，颇得后人追捧。

扇骨制作精良，选料更为讲究。一般而言，扇骨材质以竹、木为主，骨牙亦为人所好，漆骨、雕漆、嵌丝、嵌螺钿、烫花则为别制竞巧。竹则玉竹、湘妃、福禄、棕竹为尚，木则紫檀、红木、乌木、檀香。然时有变迁，尚有不同。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二九《供张》：“白折扇，编竹为骨，而裁藤纸绕之。间用银铜钉饰，以竹数多者为贵。供给趋事之人，藏于怀袖之间，其用甚便。”“松扇取松之柔条，细削成缕，槌压成线，而后织成。上有花纹，不减穿藤之巧，惟王府所遣使者最工。”

刘祁《归潜志》卷一录金章宗完颜璟《蝶恋花·聚骨扇》：“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绦更结同心扣。金殿日长承宴久，招来暂喜清风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明宣宗有《咏撒扇》：“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炎暑，招回人间清凉。”其时仿制折扇以湘妃竹为扇骨，材质华贵、样式新颖、制作精美。

《长物志》卷七《扇·扇坠》：“川中蜀府，制以进御，有金铰绿藤骨面、薄如轻绡者，最为贵重。内府别有彩画五毒、鹤鹿、百福兽等式，差俗然亦华绚可观。徽、杭亦有稍轻雅者，姑苏最重书画扇，其骨以白竹、棕竹、乌木、紫白檀、湘妃、眉绿等为之。间有用牙及玳瑁者，有圆头、直根、绦环、结子、板板花诸式。素面金扇，购求名笔图写，佳者价绝高。其匠作，则有立赞、马勋、蒋三、柳玉台、沈少栋诸人，皆高手也。纸敝墨渝不堪怀袖，别制卷册以供玩。相沿既久，习以成风，至称姑苏人事，然实俗制，不如川扇适用耳。”

明谢肇淛《五杂俎》载：吴中折扇“初以重重装饰其面为贵，近乃并其骨之极精”。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称：“凡紫檀、象牙、乌楮，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至此时，扇骨尚竹，方称怀袖雅物。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石呆子藏扇“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写画真迹”。可知康乾时，时尚以竹为雅，自是承接前代而来。

乾嘉以后，世风靡下，“折扇柄则象齿、檀香，甚或描写仕女，以泥金填出雪景等。制一扇，所费数金，而人必数扇，且辗转丐求名手书画，以相夸耀”（清无名氏《避兵杂记》）。

清王廷鼎《杖扇新录》说：“骨用湘妃、桃丝、乌木、檀香、象牙、玳瑁，一切珍奇之品。”

富贾巨舶窥天星

折扇收藏，到清初始成规模，《石渠宝笈》著录明代折扇七百八十六幅，折扇收藏已经成为收藏界的大宗收藏品。此时民间收藏折扇也蔚然成风。江南陶樸1836年时藏明清折扇一百六十一幅，岭南潘正炜到1849年时藏明清折扇五百七十八幅，1871年山东李佐贤《书画鉴影》著录折扇二百八十八幅。此时，不同地域的收藏家都把收藏兴趣放在了时代较近的折扇收藏。而清末的折扇收藏大家非宫予行莫属。宫氏收藏折扇逾千把，包括画家近八百人。民国初，这批珍品归廉南湖小万柳堂庋藏，其后曾精选六百幅出版十册《扇集大观》。其后廉氏败落，小万柳堂藏品也就云烟星散，不复可问了。同时期海上大收藏家庞元济亦收藏了大量的明清折扇，1959年上海《明清扇面画选集》一百幅作品中九十八幅为庞氏所藏，1983年《上海博物馆藏明清折扇书画集》一百五十八件作品中有五十八幅为庞氏藏品。其后，折扇藏品逐渐归博物馆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清折扇在五百幅以上，各地所属博物馆亦收藏不菲。进入新时代，随着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作为铭心雅物的私人折扇收藏逐渐兴盛起来，当然其作品大多偏重

于近现代书画艺术了。

“开合清风纸半张，随即舒卷岂寻常。”（明瞿佑《咏折叠扇》）折扇以其卷舒之便，又兼绘制、镂刻之精美，遂为藏家追逐之铭心绝品，怀袖雅物。赏赐馈赠，士俗皆珍。如明永乐间，日人以“折叠扇”入贡，明成祖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制以供赐予”。明刘若愚《明宫史》亦载：“（四月）初四日，宫眷内臣换穿纱衣。钦赐京官扇柄。”严嵩《西苑赐川扇诗》：“蜀王新贡金花昆，御苑传呼赐礼卿。”“蜀扇每岁进御，馈遗不下百余万。上及中官所用，每柄率值黄金一两，下者数铢而已。”

（《五杂俎》）皆为一时之纪实。友朋馈赠更为雅事，《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写安进士拜会西门大官人，就送了“书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桃花扇》也有“赠扇”“寄扇”等情节。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记载卢氏莫宗伯清友先生有扇癖。“不论冬夏，居则几上、架上、榻上、座上无非扇也。喜为诗，又喜画。有能画者，必属之画扇，画竟即题诗。且一题再题，多至十数题，无不叠韵，俱细书于扇头。画有空处则补以诗焉。画之优劣亦无去取，但借以题诗耳。”此为扇痴，乃藏界之异数也。

折扇创作至近代流风所被，蔚为大观。几乎所有的书画艺术家都在这一方寸之地耕耘过，也为这一时期的艺坛增添了奇特的风景。举凡知名的艺术家，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溥儒、吴湖帆、傅抱石、李苦禅、王雪涛、谢稚柳等等，都创作了美轮美奂的折扇艺术珍品；同时，此一时期不大为人注意的艺术家，亦百彩纷呈，妙手慧心，构筑了这一时期星汉璀璨的艺坛景观。如此交相辉映的艺坛奇观，吸引了一大批书画收藏家投身其中，乐此不疲，陶然其乐。

同时，正因为如此多的艺术家醉心于折扇书画艺术的实践和创作，使得近现代折扇收藏有了比其他形制书画艺术收藏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此一时期的折扇收藏不仅满足了收藏家对于其他类别的书画艺术收藏的客观功能需

求，同时不自觉地完成了近现代美术史序列的建构，为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实物标本和个案信息。这一时期的折扇收藏从画家方面来说，几乎囊括了所有书画艺术家的精品之作；从作品方面来说，也同时囊括和展示了艺术家所有的艺术题材和艺术才能，甚至有些题材只保留在了折扇书画艺术创作之中。比如说格景扇，诸多画家在一把扇面上的竞奇斗巧，这一现象在任何形制的书画创作中都不多见。

在梳理相关话题过程中，我们再次近距离欣赏了三缄堂收藏的近千柄近现代折扇，这些折扇书画作品完整地勾勒出了一百多年来不同于任何美术作品的、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相的近现代书画艺术史，为我们提供了进入历史的一条便捷通途。例如王心竟的作品，可谓难得一见，三缄堂藏有一柄王心竟青绿山水成扇，点染白粉，薄施石绿，近景苍松遒劲，杂缀霜叶，旅人孤舟掩映在绿阴翠荇之间，令观者顿生出尘之念，洵为王氏妙笔绝品，条幅画卷或不易睹也。萧谦中以浅绎、积墨延誉，三缄堂收藏的萧氏青绿山水，以象牙为骨，骨上同为萧氏所作一字一画，实为难得，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萧谦中，相信欣赏过这柄折扇的人又会对萧氏的艺术才华有一个别样的认识。这也许正是折扇收藏吸引诸多收藏家的秘密所在吧。

折扇为藏界所重，其赏玩便也有了不定之规。除了书画的艺术鉴赏外，折扇收藏的扇骨赏玩把玩亦为士夫所雅重。简言之，折扇以洁净为上。故扇面不容人触碰，恐油渍污也。更有甚者，不容接触扇柄以上部分。郑逸梅老人有肺腑之言相告：“平时执扇只执扇柄，不用时，让大竹骨着桌上，否则扇面折缝处容易沾染尘污。”此乃小节，附录于此，略备一说。

徐文治 金岩 姚宝泽
二〇一〇年二月于北京

图版目录

- 〇一 吴昌硕 陈曾寿 / 2
- 〇二 吴昌硕 / 4
- 〇三 齐白石 张海若 / 6
- 〇四 齐白石 启道 / 8
- 〇五 齐白石 潘龄皋 / 10
- 〇六 齐白石 章漫 / 12
- 〇七 齐白石 / 14
- 〇八 齐白石 张伯英 / 16
- 〇九 齐白石 罗惇曧 / 18
- 一〇 齐白石 郑孝胥 / 20
- 一一 齐白石等八人 / 22
- 一二 黄宾虹 徐世章 / 24
- 一三 黄宾虹 高振霄 / 26
- 一四 黄宾虹等三十人 / 28
- 一五 萧俊贤 童大年 / 30
- 一六 陈半丁 溥修 / 32
- 一七 陈半丁 朱汝珍 / 34
- 一八 陈半丁 关麋麟 / 36
- 一九 陈半丁 张伯英 / 38
- 二〇 陈半丁 / 40
- 二一 陈半丁 溥儒 / 42
- 二二 陈半丁 王伯恭 / 44
- 二三 张善孖 / 46
- 二四 萧谦中 邵章 / 48
- 二五 萧谦中 沈枢 / 50
- 二六 刘奎龄 高凌霨 / 52
- 二七 刘奎龄 / 54
- 二八 于非闇 / 55
- 二九 于非闇 钱振锽 / 56
- 三〇 于非闇 / 58
- 三一 于非闇 张怀信 / 60
- 三二 于非闇等八人 / 62
- 三三 贺天健 李浩然 / 64
- 三四 胡佩衡 邢端 / 66
- 三五 溥忻 / 68
- 三六 溥忻等五人 / 70

- 三七 郑午昌 刘春霖 / 72
- 三八 郑午昌 王福厂 / 74
- 三九 吴湖帆 赵叔孺 / 76
- 四〇 吴湖帆 朱梅邨 / 78
- 四一 吴琴木 谭泽闿 / 80
- 四二 陶冷月 王福厂 / 82
- 四三 陶冷月 / 84
- 四四 陶冷月 庞国钧 / 86
- 四五 汪慎生等十六人 / 88
- 四六 溥儒 / 90
- 四七 溥儒 / 92
- 四八 溥儒 / 94
- 四九 张石园 丁辅之 / 096
- 五〇 张石园 顾碧 / 098
- 五一 颜伯龙 冯武越 / 100
- 五二 颜伯龙 郭则沄 / 102
- 五三 颜伯龙 / 104
- 五四 颜伯龙 / 106
- 五五 颜伯龙 / 107
- 五六 徐燕孙 朱益藩 / 108
- 五七 徐燕孙 陈云浩 / 110
- 五八 徐燕孙 潘龄皋 / 112
- 五九 张大千 / 114
- 六〇 张大千 于非闇 / 116
- 六一 钱松嵒 秦亮工 / 118
- 六二 钱松嵒 江寒汀 / 120
- 六三 马晋 中道 / 122
- 六四 马晋 金梁 / 124
- 六五 马晋等 / 126
- 六六 祁崑 / 128
- 六七 吴徵 / 129
- 六八 叶昀 汪大燮 / 130
- 六九 陈缘督 周清菴 / 132
- 七〇 王雪涛 齐白石 / 134
- 七一 王雪涛 溥儒 / 136
- 七二 王雪涛 张海若 / 138

- 七三 王雪涛 钱振锽 / 140
- 七四 王雪涛 / 142
- 七五 王雪涛 / 144
- 七六 张大壮 / 145
- 七七 张大壮 吴徵 / 146
- 七八 张大壮 曹承履 / 148
- 七九 张大壮 王文燮 / 150
- 八〇 江寒汀 王福厂 / 152
- 八一 江寒汀 张石园 / 154
- 八二 江寒汀 萧蜕闇 / 156
- 八三 吴镜汀 叶尔恺 / 158
- 八四 傅抱石 / 160
- 八五 申石伽 王福厂 / 162
- 八六 陆抑非 孙智敏 / 164
- 八七 陆抑非 周其昌 / 166
- 八八 樊虚 王敬珪 / 168
- 八九 吴光宇 寿鉢 / 170
- 九〇 吴光宇 徐宗浩 / 172
- 九一 陈少梅 陈宝琛 / 174
- 九二 陈少梅 邢端 / 176
- 九三 陈少梅 / 178
- 九四 郑慕康 / 179
- 九五 郑慕康 / 180
- 九六 陆俨少 张星阶 / 182
- 九七 谢稚柳 陈佩秋 / 184
- 九八 唐云 / 186
- 九九 唐云 来楚生 / 188
- 一〇〇 李芾 王敏如 / 190
- 一〇一 胡若思 / 192
- 一〇二 叶曼叔 孙智敏 / 194
- 一〇三 田世光 吴雷川 / 196
- 一〇四 田世光 罗惇曧 / 198
- 一〇五 田世光 于非闇 / 200
- 一〇六 王心竟 张伯英 / 202
- 一〇七 陈佩秋 / 204

图版



〇〇一 吴昌硕 陈曾寿

款识：谦六仁兄属，拟蒙泉笔意。丁巳十月，七十四叟吴昌硕。
钤印：俊 / 朱文 缶 / 朱文



释文：生小凝妆不自前，忽惊飞絮共翩跹。残脂未净还过雨，飘雪难踪更化烟。隔日楼台成隐秀，早时天地入中年。新阴交影帘栊暗，风味聊堪中酒眠。江舟一夜黄梅雨，正向黄梅山下来。雨过梅黄春去了，欲将何事问

黃梅。戊午五月录近作，谦六世丈大人教。侄曾寿。
钤印：寿 / 朱文



〇〇二 吴昌硕

款识：屋上春鸠鸣，邨边杏花白。录摩诘句。乙卯季夏客海上去驻颜缘室，吴昌硕。

钤印：缶 / 朱文



释文：剖竹充陶屋亚形，当筵石气扑人青。落栖野鹤忘山远，槃钉嘉鱼撼酒醒。月纵在杯愁变海，水真如缵墨为屏。诗成漫与传佳会，容得长风语瑣铃。《六三园即席》。谁驱白鹿饮岩阿，唤醒王孙一刹那。掷笔不堪回首处，纵横荆棘上铜驼。《临雪个画鹿》。饌沂老兄两正之。己卯夏，吴昌硕。

钤印：俊/朱文



〇〇三 齐白石 张海若
款识：名园第一。白石老人。
钤印：白石翁/朱文



释文：扰挠人间是与非，官闲自觉省心机。六行班里身常下，九列符中事亦稀。市客惯曾赊贱药，家僮惊见着新衣。君今独得山居乐，应笑多时未办归。

张籍《寄梅处士》。汝为先生正监。甲申夏，张海若。
钤印：张海若/白文 甲辰翰林/朱文



〇〇四 齐白石 启道

款识：白石老人画于借山馆。
钤印：木人/朱文